



文苑



责编/任波 美编/吴志立 校读/刘芳

## 东茅街坐茶馆

胡宇

长沙黄兴南路、解放路上,永远都是摩肩接踵的年轻人,似乎全国的年轻人都要来这里打一次卡,才算完成了青春期的成长。

两个外地朋友来长沙不多,来黄兴南路更是很少,她们对满街的青春气息充满了新奇与疑惑,这条街有什么特别吗?我说这里是年轻人来长沙必打卡的地方,不说IFS国金中心,不说坡子街派出所,不说茶颜悦色,不说文和友,单是满街的酒吧和美食,就足以让人应接不暇。

但我今天带她们去的,都不是以上这些。穿过黄兴路的斑马线,沿解放西路往东步行,夕阳映着我们长长的倒影在洁净的马路上,路边挨挨挤挤都是小吃店,各种卤味、甜品散发着诱人的食物香味,路人似乎伸手可及。

已是晚饭时分,这些食物再一次强化了饭点的饥饿感。朋友再一次疑惑地问我:“这个时候他们真去喝茶吗?”她们知道我安排了晚上八点半去琴岛之夜看演出的计划。

“是的,喝茶。”我笃定地笑笑。

她们似乎更不踏实了,怀着疑惑与好奇跟着我走。不几步,我在小小的门楣前停下,门楣上挂着不显眼的木质招牌,上书“东茅街茶馆”,门洞引向小小的廊道。廊道很朴素,白灰粉刷的墙上,黑色毛笔涂抹着本土的民谣,诸如:“鸡婆叫,鸭婆叫,哪个捡哒哪个要。矮子矮,约麻拐,麻拐一蹦,钓蚌蛭;蚌蛭一飞,约乌龟,乌龟一爬,快些喊呀”。

她们这时忘记了晚饭的事,不时驻足拍照,笑得孩子一样,说老家那里也有类似的童谣,可见天下的童年都是相通的。穿过长长的廊道,面前现出老旧的门厅,进去以后,才发现我们“穿越”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一栋两层的通透式大开间,上面是简陋木架,下面是简易水泥地,墙体斑驳,楼上楼下摆了二三十张木桌,或方或长,配以原色木凳。虽然陈设简单破旧,但又可看出细心讲究的精致,让人觉得清爽和放松。

真是喝茶的好地方。我们选了一楼靠近水池的四方桌,水是活水,池边长着一株茂盛的芭蕉,水池上方是一个老旧的屋檐,墙上斑驳着一行标语残迹——“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近处高大的水泥廊柱上,则清晰挥洒着红色的毛体大标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楼上楼下几个档口前的黑板上均用粉笔写着菜单和价格。作为茶馆主打,茶很便宜,8块钱一杯,付款后,领一个茶杯,到“打开水”的档口取一个竹编热水瓶,自斟自饮即可,只要你愿意,可以在这坐一整天。配茶的小吃也很便宜,比如2元一份的葱油粑粑,5元一份的花生瓜子。

这里也不只是喝茶的地方。实际上,更多人来这里是吃饭,除了浇头丰富的米粉面条,还有各种盖浇饭和美味的蔬菜。客人需去各个档口排队,付费后自己取餐。店里基本自助,好似食堂吃饭一般。

长沙的夏天将过,日头还像烧透的炭,悬在头顶。街面烤得发白。

我趿着塑料拖鞋,蹒跚蹒跚,走在巷口。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滚,咸津津的……

突然,一阵邪风平地卷起,毫无征兆……天,说变就变。刚才还显得人眼花的白亮天光,一下子被泼了墨汁,乌云沉沉地压下来,眼看就要挨着屋顶了。

“哎呀!落雨哒!快收家伙!”巷子口米粉店的胖老板被针扎了屁股,猛地从躺椅上弹起来,声音都劈了叉。那竹椅“嘭当”一声歪倒在墙角。

街上顿时炸了锅,我不管这世界,自顾自紧跑几步,一头撞进路边便利店的塑料门帘后面……



## 滚水天,落雨打

宁俊博

“噼啪!”第一颗雨点,足有指甲盖那么大,带着股狠劲,狠狠砸在门外滚烫的水泥地上。声音又脆又响,像是摔碎了个玻璃弹珠。紧接着,噼里啪啦,亿万颗雨点像断了线的珠子,劈头盖脸地倾泻下来!砸在滚烫的街面、屋顶、车顶上,“滋滋”作响,腾起一片片白茫茫的雾气,像是橡皮被这突如其来的凉水激得直冒烟。

雨声瞬间就连成了片,从“噼啪”变成了震天响的“哗——”粗壮的雨线被风裹着,斜冲猛打,织成一张无边无际、动荡翻滚的灰白大网。窗外的世界眨眼就模糊了,扭曲了。近处的楼房轮廓化在了雨里,远处的岳麓山影子更是消失得干干净净。耳朵里只剩下这铺天盖地的水声,冲刷着一切。屋檐下的水汇成粗粗的水柱,“哗啦哗啦”砸在台阶上,冰冷的水花溅到裤脚上,一股凉气顺着小腿往上爬。

便利店里挤满了人。头发滴着水的小伙子,抱着湿漉漉购物袋的阿姨,还有两个细脖子兴奋地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门上,压得扁扁的,鼻子都挤歪了。空气里混着湿衣服的臭味、汗味、雨水带来的土腥气,还有那么点人挤人带来的莫名温热感。没人说话,都竖着耳朵听外面那场天地间的大戏。

这雨,来得像长沙人的暴脾气,一点就着,惊天动地。去得却也干脆,不拖泥带水。好像就那么一眨眼的工夫,那震得人心口发麻的“哗哗”声就弱了下去,变成了淅淅沥沥,最后只剩下零星的“吧嗒……吧嗒……”不甘心地敲打着地上的水洼。

雨,停了。塑料门帘被掀开,一股清冽、湿润的风猛地灌进来,带着泥土、青草和雨水冲刷过一切的味道,瞬间冲散了店里的闷浊。这风凉丝丝的,带着股劫后余生的慷慨劲儿,钻进每一个张开的毛孔里。人们长长地、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脸上紧绷的线条松开了,带着点共同经历过一场小风浪的默契,纷纷涌出门去。

世界像是被狠狠洗刷了一遍。天,透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路旁的樟树、梧桐,叶子吸饱了水,绿得发亮,绿得晃眼……但阳光,刚被赶走的家伙又回来了。热气从湿漉漉的地面蒸腾起来,带着加倍的热情,重新裹住了每一个人……

我站在重新变得滚烫的日头底下,感觉到汗水正悄悄地从后背、额头爬出来。可奇怪的是,心里头却还留着雨后的清爽劲儿,像含了片薄荷叶子,丝丝透着凉气。抬头看看天,云走得飞快。下一场能让人透口气的暴雨,谁知道它这会儿正藏在哪块匆匆路过的云彩后头,等着给这火炉般的长沙夏天,再来一次痛快淋漓的冲刷呢?

黄启晴供图



编者按

第四届长沙市旅游发展大会将在宁乡举行,国内外文化艺术名家应邀而至,展开“一起阅山河”主题采风。本专栏将连续刊发采风佳作,以文学之眼解读人文底蕴与自然风貌交融、历史传承与产业发展的宁乡新篇章,呈现一场山水与人文交织的深度文旅体验。

## 五亩冲艺事

文希里尔·贾顿 翻译桂晓昕



2023年11月,我第一次到宁乡五亩冲国际艺术园区,沿途目之所见,许多农户被河流、湖泊、池塘围绕着,像潮湿的皮肤,或正在通过各式各样的水源饮水和呼吸的大地。除了最近被机器和纪念性建筑主宰之外,长期生动的世界继续在农民手中繁荣。在这成千上万的小块田地上,农民从事养鱼和各种文化,维护自然景观,供养着城市人口,几千年来为塑造一个和谐的空间做出了贡献。

在五亩冲附近的小村庄,我长久地被草地边一个池塘吸引,农家的人为我们搬来了长椅。我无法用语言与当地入直接交流,因此我们没有交谈,好似沉思的水在流淌,但在我们之间,大自然创造了最亲密的关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妇人在桥下洗衣服,我喜欢她的姿态,喜欢她在河边的生活方式。我想起自己在法国的童年,那时我们不需要洗衣机,一家人的衣服放在一起,浸泡,绞干,把衣服挂在池塘附近,就像日常生活的旗帜。在天空下,安静劳作,尘世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从远处看,煤炭坝五亩冲矿区的砖墙、塔楼、筒仓建筑矿像一座巨大城堡。2017年煤矿关闭后,刘可教授试图保留古老的工业建筑和矿工们留下的诸多历史痕迹。在一些废弃的设施周围,我们发现了工人遗落的靴子、头盔、工作服等。个人储物柜仍然装着各种物品,例如

图为五亩冲国际艺术园区。郑婷摄

## 第四届长沙市旅游发展大会一起阅山河·名家看宁乡

文希里尔·贾顿 翻译桂晓昕

当银幕上第一张泛黄的照片在显影液中逐渐清晰时,观众与1937年的南京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视。电影《南京照相馆》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将我们引入那段被血与火浸染的历史。影片并非通过惯常的战场硝烟,而是透过一家小小照相馆的镜头,记录下个体尊严如何在民族存亡之际完成从破碎到重建的全过程。这不仅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影片,更是一首民族觉醒的史诗。这部影片最震撼人心的力量在于:它让观众从最初的“观看者”逐渐转变为历史的“参与者”,最终完成“走进”集体记忆的精神仪式。

影片以郎夏阿昌为叙事线索,巧妙地构建了多层“观看”结构。1937年冬,南京沦陷后,日军为“证明”占领区的“祥和”,强迫“吉祥照相馆”为其冲洗宣传照片。阿昌和老金最初只是被动地完成技术工作——当一张张记录着“中日亲善”假象的照片在显影液中浮现时,他们低着头快速分类,试图以机械劳动麻痹良知的刺痛。导演在此处巧妙地运用了视觉隐喻:暗红色灯光下,他们的面部半明半暗,暗示着精神世界的撕裂状态。转折始于一批特殊胶卷的意外出现。阿昌在冲洗日军交来的普通胶卷时,发现其中混入了记录屠杀现场的画面——被捆绑跪地的青壮年、遭刺刀挑杀的孕妇、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面还有“不许可”的标记。导演用长达两分钟的静默镜头呈现显影过程:乳白色相纸上的图像如幽灵般浮现,照相馆众人的倒影与照片中的尸体在药液表面重叠,构成令人窒息的蒙太奇。当

如牙刷、照片、笔记本。入侵废墟的野生植被让我想起了欧洲浪漫主义的画作,废弃的地方总是容易唤起神秘感和灵魂共鸣。向通往地下的旧电梯隧道里投掷一块小石头,在第一次回声之前,似乎有很长时间的静默,这个世界被埋在几百米之外的地下激发了好奇心 and 想象力。刘可在这里创建国际艺术园区,给艺术家和研究人员提供回到这里进行艺术实践的机会。植被的绿色、混凝土的灰色、煤炭的黑色、天空的白色和淡蓝色,都激发我们很多灵感,有时候艺术创作就像矿区的内在联系,你必须花很长时间挖掘,才能通过深度的呼吸和有节奏的振幅创造一个之前不了解的空间。在底部和表面之间,我的思想已经逐渐变成一小坏土,成为五亩冲画廊的痕迹。

刘可很快意识到,我“暗恋”这个地区。2024年夏天,他再次邀请我来到旧矿区创建一个艺术项目,我和夫人带着9岁的孩子再次来到宁乡待了两个月。这不是简单的回访,而是对这片土地的持久承诺。在法国,我的一部分童年发生在夏朗德池塘的边缘,五亩冲的环境与我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了我对溪流、河流、水库的兴趣,来自40亿年前生命出现的水生世界。

在五亩冲,我组织了Le Bateau de Thésée展览,主要是艺术化再现海绵城市概念。“池塘”也被认为是一幅我们集体画的画,通过仔细观察植被和浮雕来绘制俯视轮廓。清晨,在酷热到达之前,我和团队成员在地面上画线,直接利用搅拌黏土、煤炭、水、芦苇、建筑物的颜色排列池塘的形状。把自己浸入水中,我们的身体借用了这个地方,通过挖地,在操纵大地,我们可以具体地感受到我

们与这片土地的关系。尽管这项工作非常艰难,我仍然迷恋着这些集体的时刻和这种能量。煤炭是宁乡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创作一部将这种记忆与新的生态问题联系起来的作品。桂老师经常和我谈论关于“更新”在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种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的方式引起了我的共鸣。法语中的“更新”不是简单地用现代取代旧的,而是“在保持原有精神的同时不断改变”。我研究过很多水车,对我来说,中国和法国的水车模型是能源更新的具体表现。水用之不竭且健康,提供了一种恒定的能量来源,既可以被传统技术运用,同时也可以通过现代科学再解释。我项目中创作的这个轮子,就像一个巨大的自行车车轮。曾经从塔顶掉下来的是煤块,现在是泵入池塘的水再连续落下,击打和转动水车轮。透明的有机玻璃,创造出灿烂炫目的光。这个直径三米的钢轮是由该地区的工匠王才保制作,至今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在宁乡的日子,除了可以开展有意思的艺术创造,生活也十分有趣。有一天,我们去浏山漂流,我记得船只漂过一段竹林的样子,溪水混合了大地和天空的颜色。宁乡的美食让我十分难忘,在这里,我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素食计划,不断去尝试新口味。园区里的贺风娟和舅舅贺宝家每天轮流准备丰盛的饭菜。舅舅是一位聪明的人,虽然童年疾病使他失去了听力和语言能力,但他一目了然地理解一切,还会木工,会画油画,他的善良、幽默和狗狗“花花”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

回到法国,我和阿维尼翁学院的同事一起准备修复项目时,我的女儿Ida开始在马赛的国际学校学习中文,她已经爱上了中国。希里尔·贾顿(Cyril Jarton),作家、策展人、艺术家,现任教于法国阿维尼翁高等艺术学院。

抗叙事,反而让英雄主义获得了泥土般的真实质感。影片的当代意义在结尾得到升华。当毓秀冒死送出的血证终于冲破封锁,那些记录着人间至暗的影像如惊雷般炸响在世界各国的报纸版面。曾经对“远东事件”保持缄默的国际社会,终于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国内各界也纷纷团结抗日,所有牺牲者也在幻想中再次出现,仿佛亲眼看见了这场伟大的胜利。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南京照相馆》不仅是唤醒中华儿女对这段耻辱历史的记忆,更是提醒我们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这部影片告诉我们:抵抗遗忘的武器不一定是宏大的史学著作,也可以是一卷胶卷、一张张照片。正如阿伦特所言,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利期待某种光明,这种光明或许就来自照相馆那泛红的灯光——它既照亮了历史的底片,也彰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我开始还以为是一名普通的观影者,慢慢地,随着剧情的进展,我被深深地带入影片人物群体中。这部影片提醒我们:只有把记忆再次显影,才能阻止暴行被新的话语漂白,当影院灯光亮起时,我们带走的不仅是愤怒与悲伤,更是一种历史使命。从观看到走进,不只是身体离场,而是把那段被遮蔽的集体影像重新放回今天的公共空间——因为“没有人能独自安全,除非所有人共同记住”。

观众席

花江大峡谷,位于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花江镇,是北盘江流域最雄奇壮美的一段。

八月十三日,我慕名而往。一清早乘车从安顺出发,沿途两边是连绵起伏、如城似宫的青山峻岭。独有山峦坡边种植的片片玉米和正在成熟的火龙果,让我感受到黔西南农民的勤劳品格与精耕细作的精神。

只一个半小时的行程,我们来到花江大峡谷。伫立江岸,举目四望,天蓝如洗,江水碧透,岩石嶙峋,树木葱茏,花草繁茂,确实别有洞天。老乡告诉我,近些年来,由于旅游业的兴起,花江大峡谷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从早到晚这里车流不断,旅客云集。过去一直沉寂的北盘江,现在变得年轻蓬勃而多姿多彩。

登上游轮,我们开始了长达八公里的水上航行。这是一次欣赏奇异山水、感触时代变化的生态文化旅游。你看峡谷两厢峰林石岩挺拔,古木藤蔓相依攀附,将亿万年前“地球裂缝”拥入怀中。尤让人惊叹的是,自2022年1月开工建设,凌驾于大峡谷云空的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主桥跨径1420米,桥面距水面高625米,被称为“世界第一高桥”,创造了人类建桥奇迹。

## 花江大峡谷

谭仲池

站在游轮上,朝云上高桥仰望,如一道蓝色长虹横跨两岸山峰。我无法用文字描绘它的雄伟、神奇与壮观。

这是贵州省“交通+旅游”的精彩名片,它演绎着高空观光电梯、玻璃旅游长廊的当今传奇;书写着祖国山河日新月异、繁花似锦的新美诗篇。

观景生情,触浪飞歌。身边的游客发出阵阵赞美之声。我静静凝眸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游客,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的兴奋与喜悦,心里特别激动。是啊!祖国的大好山河,谁不热爱!眼前的苍山碧水,谁不欣赏!云天的世界高桥,谁不自豪!这时,我把目光投向正站在他爸爸身边的小孙子。看到在爸爸指点下,他观察大峡谷的奇异景色,寻找在大城市的喧嚣中无法领略的山水灵秀,时空澄澈、游轮颠簸、林石倒影的情景,我想此刻他幼小的心灵,自然会注入梦幻般的神奇,滋润一缕甜蜜的清芬。我走过去牵住小孙子的手,走到船头,指着云空飞架两岸山峰之间的钢铁大桥,向他讲述着大桥建设者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与辛勤劳动的吃苦耐劳精神。

孙子景桥的名字里,也有一个桥字。他对我说:“爷爷,这座高空大桥,不会叫景桥吧,我可是恐高呵!”

我说:“它叫花江大峡谷高桥,不叫景桥。你知道吗?毛泽东爷爷在诗里说过‘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说人间最美的风景在山之险峰。”

孙子似乎听懂了我的讲解。这时,他全然忘记了来的路上,因路陡弯多产生的晕车感觉。精神突然振作起来,向我投来了惊讶而神往的目光。

我接着说:“眼前的这座高桥,就是中国千千万万座桥中,一道位置最高、最宏大、最险峻、最美丽的风景。所以也可以叫‘景桥’。”景桥听后十分高兴地对我说:“我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座桥画出来。”

我摸着孙子的头说:“我回去也会画这座桥,说不定你将来有机会参加建桥工程,爷爷希望你自己也成为一名座桥。”

听了我这番话,景桥朝我点了点头。

半天的大峡谷航行即将结束,头上灿烂的阳光变得更温柔,阵阵江风变得更清爽。江面上的波浪变得更透亮。目不暇接的山峰林盖、巨崖奇石、奇花异草,雕塑出喀斯特地貌的古典神秘与清丽气象,深深地印进了我们的脑海。

花江大峡谷回荡的山水清音,呈现的桥景相融的大自然奇观,浮动的古道铁索的历史光影,让人顿觉天人一体,荣辱皆忘,风景独好,步步有诗。

山水诗画